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六十三回 設騙局財神遭小劫 謀復任臧獲托空談

我聽德泉一番話，不覺恍然大悟道：「怪不得今日那承攬油酒的，沒有人和他搶奪。這兩天豆油的行情，不過三兩七八錢，他卻做了六兩四錢；高粱酒行情，不過四兩二三，他卻做了七兩八錢；可見得是通同一氣的了。」德泉道：「這些話，我也是從供處聽來的，不然我哪裡知道。他們當日本來是用了買辦出來採辦的；後來一個甚麼人上了條陳，說買辦不妥，不如設了報價處，每日應買甚麼東西，掛出牌去，叫各行家彌封報價，派了委員會同開拆，揀最便宜的定買。誰知一班行家得了這個信，便大家聯絡起來。後來局裡也看著不對，才行了這個當面跌價的規矩，報價處便改了議價處。起先大家要搶生意，自然總跌得賤些，不久卻又聯絡起來了。其實做買賣聯絡了同行，多要點價錢，不能算弊病；那賣貨的和那受貨的聯絡起來，那個貨卻是公家之貨，不是受貨人自用之貨，這個裡面便無事不可為了。」我道：「從前既是用買辦的，不知為甚麼又要改了章程，只怕買辦也出了弊病了。」德泉道：「這個就難說了。官場中的事情，只准你暗中舞弊，卻不准你明裡要錢。其實用買辦倒沒有弊病，商家交易一個九五回傭，幾乎是個通例的了。製造局每年用的物料，少說點，也有二三十萬，那當買辦的，安分照例辦去，便坐享了萬把銀子一年，他何必再作弊呢。雖然說人心沒厭足，誰能保他！不過作了弊，萬一給人家攻擊起來，撤了這個差使，便連那萬把一年的好處也沒了。不比這個單靠幾兩銀子薪水的，除了舞弊，再不想有絲毫好處，就是鬧穿了，開除了，他那個事情本來不甚可惜。這般利害相衡起來，那當買辦的自然不敢舞弊了。誰知官場中卻不這麼說，拿了這照規矩的佣金，他一定要說是弊，不肯放過；單立出這些名目來，自以為弊絕風清，中間卻不知受了多少蒙蔽。」我道：「他買貨是一處，收貨是一處，發價又是一處，要舞弊，可也不甚容易。」德泉道：「豈但這幾處，那專辦製造局做生意的，連小工都是通同一氣的。小工頭，上海人叫做『籬間』。那邊做籬間的人，卻兼著做磚灰生意，製造局所用的磚灰，都是用他的。他也天天往議價處跑，所以就格外容易串通了。有一回，買了一票磚，害得人家一個痛快淋漓。這裡起造房子的磚，叫做『新放磚』，名目是二寸厚，其實總不免有點厚薄。製造局買磚，向來是要驗過厚薄的；其實此舉也是多事，一二分的上下，起造時，那泥水匠本可以在用灰上設法的。他那驗厚薄之法，是用五塊磚迭起，把尺一量，是十寸，便算對了。那做磚灰生意的，自己是個籬間，驗起來時自然容易設法，厚的薄的攙起來迭，自然總在十寸光景。他也不知壟斷了若干年了。有一回，跑了個生臉的人，去承攬了十萬新放磚。等到送貨的時候，不免要請教他的小工。那小工卻把厚的和厚的迭在一處，薄的和薄的迭在一處，拿尺量起來，不是量了十一寸，便是量了九寸。收貨的司事，便擺出滿臉公事樣子來，說一定不能用，完全要退回去。又說甚麼工程趕急，限時限刻，要換了好貨來。害得那人家，僱了他的的小工，一塊一塊的揀起來，十成之中，不過三成是恰合二寸厚的。只得到窯裡去商量，窯裡也不能設法一律勻淨。十萬磚，送了七次，還揀不到四萬。一面又是風雷火炮的催貨。那人家沒了法，只得不做這個生意，把下餘未曾交齊的六萬多磚，讓給他去交貨，每萬還貼還他若干銀子，方才了結。還要把人家那三萬多的貨價，捺了五個月，才發出來。照這樣看去，那製造局的生意還做得麼。這樣把持的情形，那當總辦的木頭人，哪裡知道！說起來，還是只有他家靠得住呢。」我道：「發價是局裡的事，他怎麼能捺得住？」德泉道：「他只要弄個玄虛，叫收貨的人不把發票送到帳房裡，帳房又從何發起！縱使發票已經到了帳房，他帳房也是通的，又奈何呢。」

凡做小說的有一句老話，是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。等到繼之查察了長江、蘇、杭一帶回來，已是十月初旬了。此時外面倒了一家極大的錢莊，一時市上沸沸揚揚起來，十分緊急，我們未免也要留心打點。一時談起這家錢莊的來歷，德泉道：「這位大財東，本來是出身極寒微的，是一個小錢店的學徒，姓古，名叫兩山。他當學徒時，不知怎樣認識了一個候補知縣，往來得甚是親密。有一回，那知縣老爺要緊要用二百銀子，沒處張羅，便和兩山商量。兩山便在店裡，偷了二百銀子給他。過一天查出了，知道是他偷的。問他偷了給誰，他卻不肯說。百般拷問，他也只承認是偷，死也不肯供出交給誰。累得薦保的人，受了賠累。店裡把他趕走了，他便流離浪蕩了好幾年。碰巧那候補知縣得了缺，便招呼了他，叫他開個錢莊，把一應公事銀子都存在他那裡，他就此起了家。他那經營的手段，也實在利害，因此一年好似一年，各碼頭都有他的商店。也真會籠絡人，他到一處碼頭，開一處店，便娶一房小老婆，立一個家。店裡用的總理人，到他家裡去，那小老婆是照例不迴避的。住上幾個月，他走了，由得那小老婆和總理人鬼混。那總理人辦起店裡事來，自然格外巴結了，所以沒有一處店不是發財的。外面人家都說他是美人局。像他這種專會設美人局的，也有一回被人家局騙了，你說奇不奇。」

我道：「是怎麼個騙法呢？」德泉道：「有一個專會做洋錢的，常常拿洋錢出來賣。卻賣不多，不過一二百、二三百光景。然而總便宜點：譬如今天洋價七錢四分，他七錢三就賣了；明天洋市七錢三，他七錢二也就賣了，總便宜一分光景。這些錢莊上的人，眼睛最小，只要有點便宜給他，那怕叫他給你捧屁股，都是肯的。上海人恨的叫他『錢莊鬼』。一百元裡面，有了一兩銀子的好處，他如何不買，甚至於有定著他的。久而久之，鬧得大家都知道了。問他洋錢是哪裡來的，他說是自己做的。看著他那雪亮的光洋錢，絲毫看不出是私鑄的。這件事叫古兩山知道了，托人買了他二百元，請外國人用化學把他化了，和那真洋錢比較，那成色絲毫不低。不覺動了心，托人介紹，請了他來，問他那洋錢是怎麼做的，究竟每元要多少成本。他道：『做是很容易的，不過可惜我本錢少；要是多做了，不難發財。成本每元不過六錢七八分的譜子。』古兩山聽了，不覺又動了心，要求他教那製造的法子。他道：『我就靠這一點手藝吃飯，教會了你們這些大富翁，我們還有飯吃麼！』兩山又許他酬謝，他只是不肯教。兩山沒奈何，便道：『你既然不肯教，我就請你代做，可使得？』他道：『代做也不能。你做起來，一定做得不少，未必信我把銀子拿去做，一定要我到你家裡來做。這件東西，只要得了竅，做起來是極容易的，不難就被你們偷學了去。』兩山道：『我就信你，請你拿了銀子去做。但不知一天能做多少？』他道：『就是你信用我，我也不敢擔承得多。至於做起來，一天大約可以做三四千。』兩山道：『那麼我和你定一個合同，以後你自己不必做了，專代我做。你六錢七八的成本，我照七錢算給你，先代我做一萬元來，我這裡便叫人先送七千兩銀子到你那裡去。』他只推說不敢擔承。說之再四，方才應允。訂了合同，還請他吃了一頓館子，約定明天送銀子去。除了明天不算，三天可以做好，第四天便可以打發人去取洋錢。到了明天，這裡便慎重其事的，送了七千兩現銀子過去。到第四天，打發人去取洋錢，誰知他家裡，大門關得緊緊的，門上黏了一張『召租』的帖子，這才知道上當了。」

我道：「他用了多少本錢，費了多少手腳，只騙得七千銀子，未免小題大做了。」德泉道：「你也不是個好人，還可惜他騙得少呢。他能用多少本錢，頂多賣過一萬洋錢，也不過蝕了一百兩銀子罷了。好在古兩山當日有財神之目，去了他七千兩，也不過是『九牛一毛』，『太倉一粟』。若是別人，還了得麼。」我道：「別人也不敢想發這種財。你看他這回的倒帳，不是為屯積了多少絲，要想壟斷發財所致麼。此刻市面各處都被他牽動，吃虧的還不止上海一處呢。」

正說話間，繼之忽然跑了來，對我道：「苟才那傢伙又來了。他來拜過我一次，我去回拜過他一次，都說些不相干的話。我厭煩的了不得，交代過家人們，他再來了，只說我不在家，擋駕。此刻他又來了，直闖進來。家人們回他說不在家，他說有要緊話，坐在那裡，叫人出來找我。我從後門溜了出來。請你回去敷衍他幾句，說到我的事情，你是全知道的，隨意回覆他就是了。」我聽了莫名其妙，只得回去。原來我們住的房子，和字號裡只隔得一條衚衕，走不多路便到了。當下與苟才相見，相讓坐下。苟才便問繼之到哪裡去了。我道：「今天早起還在家，午飯後出去，遇了兩個朋友，約著到南翔去了。」苟才愕然道：「到南翔做甚麼？怎麼家裡人也不曉得？」我道：「是在外面說起就走的，家裡自然不知。聽說那邊有個古漪園，比上海的花園，較為古雅。還有人在那邊起了個搗東詩社，只怕是尋詩玩景去了。」苟才道：「好雅興！但不知幾時才回來？」我道：「不過一兩天罷了。不知有甚麼要緊事？」苟才沉吟道：「這件事，我已經和他當面說過了。倘使他明天回來，請他盡明天給我個信，我有人到南京。」我道：「到底為甚麼事，何妨告訴我。繼之的事，我大半可以和他作主的，或者馬上就可以說定，也未可知。」苟才又沈吟半晌道：「其

實這件事本是他的事，不過我們朋友彼此要好，特地來通知一聲罷了。兄弟這回到上海，是奉了札子來辦軍裝的。藩臺大人今年年下要嫁女兒，順便托兄弟在上海代辦點衣料之類。臨行的時候，偶然說起，說是還差四十兩金首飾，很費躊躇。兄弟到了這裡，打聽得繼之還在上海，一想，這是他回任的好機會，能夠托人送了四十兩金子進去，怕藩臺不請他回江都去麼。」我道：「大人先和繼之說時，繼之怎樣說呢？」苟才道：「他總是含含糊糊的。」我道：「他請假措資，此時未必便措了多少，一時怕拿不出來。」苟才道：「他哪裡要措甚麼資！我看他不過請個假，暫時避避大帥的怒罷了。哪裡有措資的人，堂哉皇哉，在上海打起公館的？」

我暗想：大約繼之被他這種話聒得麻煩了，不如我代他回絕了罷。想罷，便道：「大人這一個『避』字，倒是說著了。然而只著得一半。繼之的避，並不是暫時避大帥的怒，卻是要永遠避開仕路的意思。此刻莫說是要化錢回任，便是不化錢叫他回任，只怕也不願意的了。他常常和我說，等過了一年半載，上頭不開他的缺，他也要告病開缺，他要自己去註銷這個知縣呢。」苟才愕然道：「這個奇了。江都又不是要賠累的缺，何至如此！若說碰釘子呢，我們做官的人，哪一天不碰上個把釘子！要都是這麼使脾氣，官場中的人不要跑光了麼！」我道：「便是我也勸過他好幾次，無奈他主意打定了，憑勸也勸不過來。大人這番美意，我總達到就是了。」苟才道：「就是繼翁正當年富力強的時候，此刻已經得了實缺，巴結點的幹，將來督撫也是意中事。」我沒得好說，只答應了兩個「是」字。苟才又道：「令伯許久不見了，此刻可好？在哪裡當差？」我道：「在湖北，此刻當的是宜昌土捐局的差事。」苟才道：「這個差事怕不壞罷？」我道：「這倒不知道。」苟才道：「沾著釐捐的，左右沒有壞差使。」說著，兩手拿起茶碗，往嘴唇上送了一送，並不曾喝著一點茶；放下茶碗，便站起來，說道：「費心繼翁跟前達到這個話，並勸勸他不要那麼固執，還是早點出山的好。」我一面答應著，就送他出去。我要送他到衙門口上馬車，他一定攔住，我便回了進來。

繼之的家人高升對我道：「這麼一個送上門的好機會，別人求也求不著的，怎麼我們老爺不答應？求老爺好歹勸勸，我們老爺答應了，家人們也沾點兒光。」我笑道：「你們老爺自己不願意做官，叫我怎樣勸呢。」高升道：「這是一時氣頭上的話，不願意做官，當初又何必出來考試呢。不要說有這麼個機會，就是沒有機會，也要找路子呢。前年鹽城縣王老爺不是的麼，到任不滿三個月，上忙沒趕上，下忙還沒到，為了鄉下人一條牛的官司，叫他那舅老爺出去，左弄右弄，不知怎樣弄擰了，就撤了任，鬧了一身的虧空。後來找了一條路子，是一個候補道蔡大人，和藩臺有交情，能說話；可是王老爺沒有錢化，還是他的兩三個家人，湊上了一吊多銀子，不就回了任了嗎。雖然趕回任的時候，把下忙又過了，明年的上忙還早著；到此刻，可是好了。倘使我們老爺不肯拿出錢來，就是家人們代湊著先墊起來，也可以使得。請老爺和家人說說。」我道：「你跟了你老爺這幾年，還不知他的脾氣嗎。我可不能代你去碰這個釘子，要說你自己說去。」高升道：「家人們去說更不對了。」我正要走進去，字號裡來了個出店，說有客來了。我便仍到字號裡來。

正是：仕路方聆新怪狀，家庭又聽出奇聞。不知那來客是誰，且聽下回再記。